

·关注 本土作家

毕节青年作家若非将近年来发表的12篇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书名《十二盏微光》,书中的12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地标:黔西北乌蒙山麓地区。12个中短篇小说既是微光也是十二面镜子,照见了自己、也照亮了生活在乌蒙山褶皱里的平凡人。该书发行不久即入选全国二十余家颇具影响力的图书出版单位联合发布的2025年4月文艺联合书单。

4月12日,贵阳市作协、市评论家协会在贵阳也闲书店举行新书分享会,著名作家《南风》杂志主编曹永相、诗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思源,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团委员曹永相相继发言,围绕《十二盏微光》的创作特色与青年写作、乡土写作等话题展开分享交流。分享会由省作协副主席、《南风》杂志副主编夏立楠主持。

# 文学微光照见乌蒙山中人

## ——若非小说集《十二盏微光》分享会侧记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 “寻找”成就“传奇”

《十二盏微光》是非若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作者着眼于一个个平凡的乌蒙人,书写在时代变迁中的爱与忧愁、幸福与疼痛。其中有徘徊于城乡之间的文艺青年、深山寻找自我的失意中年男子、善于倒立行走的乡村少年、治病疗心的乡村医生……他们流转在乡村、城镇、矿区等场所,职业身份各异——有守乡人、返乡人、异乡人,有出发者、归来者、守望者、来访者,但每一个人身上,无不深刻烙印着乌蒙的印记和时代的气息。

“书名《十二盏微光》,因为收入本书的十二篇小说都与我生长的乌蒙山这片土地有关。小说里,人物各有各的困境和悲苦,也各有各的坚强与执守,他们无论遭遇如何,身上总能闪现出一道微弱的亮光。”分享会上,若非结合自身成长、生活和文学创作经历,分享了《十二盏微光》的创作初衷和心路历程。他说,“我长久地被这些人身上那束微光照亮着,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让更多人看见和感受到他们。同时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些写作和故事,愿黑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隐秘的内心、山里山外的链接,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和人心的变化。”

“若非和其他本土作家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是从外部来打量生活的地方,由外向内地寻找,寻找故人、故地,寻找意义、寻找出路、寻找安放之地、寻找安身之所。这样的寻找基于小说,也基于人性和人心。”曹永相说,书中《溢补塔》《嘎依的来信》两篇小说为例阐释:若非巧妙地在北京、广州展开故事,用他的眼光来观察自己熟悉的地方,顺理成章地呈现贵州元素,营造出朴实而又悬疑的氛围,让读者信以为真。作为一种技术,这增加了故事的传奇性,在如何吸引读者注意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叙事自觉,不如说是一种才华。“这种寻找本身有一种传奇性,很容易把读者拉进去,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写法。他的小说

写乡村,写乡村的忧伤,也写到了这些平凡人为了活着的韧性和坚持。”曹永相说。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王祥夫也读到了“传奇”的味道。他在写给若非的新书序言《传奇到处流传》中写道:“读若非的小说,每一篇都像在与传奇无关,但读完之后,觉得一篇篇都是传奇,这一点,是非若与许多青年作家的不同之处,若非是乡间的或城市市里的,是小风小雨却有大风大雨不可替代的情态。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从若非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纯粹的本色。”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谈到了乌蒙深处的烟火人间。他评价:“若非善于捕捉乡野日常里的点滴光芒,他以强烈的关怀意识和悲悯意识,注目和书写着乌蒙山水间的平凡故事,既保持了隔岸冷望的姿态,又饱含身在其间的深情,行文间投射着温暖、朴实、自然、深情的肌理和神韵。十二个生发于乡野的故事,如同十二株野草自然生长,以温暖微光照亮乌蒙深处爱与忧愁交织、温暖与疼痛共生的烟火人间。”

### “细腻”“典雅”“民俗”的交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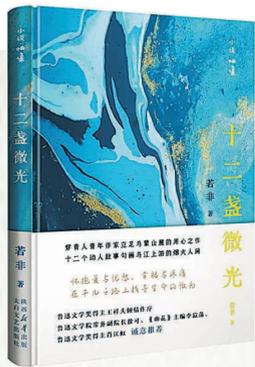
题材之外,若非作品的风格也很有“辨识度”。分享会上,张思源认为若非的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文本内部氛围的构建能力,对文本内部的情感流动、意识流动,掌控能力都比较强;二是语言特别细腻,有大量的细节,绵密地推动。“过于细腻”既是长处,也有可能构成一种自我的限制。”张思源在认同的同时,也表达了担忧。

“若非迷恋细节,这让他的小说显得充盈、丰满。语言充满诗意,这与他曾经进行大量的诗歌写作有关系。”曹永相还看到了若非的多面性:作为贵州西部作家,他还擅长“暴力美学”运用,让快意恩仇成为情节本身,侠义、孤独、苍凉与贵州西部风景融为一体,读者

情绪很容易被点燃;其次是青春气息,是我们经历过的逝去的青春。省内名家李寂荡、肖江虹为该书作推荐。李寂荡认为,“若非擅长用‘河流’式的笔法,时而温柔时而激荡地描绘人的精神流向,让隐蔽的人性最终水落石出,绽放某种原初、真切、终得救赎般的美感”。在肖江虹看来,“若非的写作纯粹、典雅,他不停在回溯中打捞,亦在打捞中回溯;波澜不惊下沟壑丛生,情感的生发与收束恰到好处。叙述细腻绵密的丝滑与故事剪裁的立体形成了鲜明的个体印记。扎实、虔诚、睿智散落在作品的每一寸土地,持之以恒,将是无限的辽阔与宏大。”

“若非的小说里有一些民俗的内容。这些内容加入到小说的故事内核之中,或借民俗、传统的外壳表现内心的东西,表现得非常精彩,也体现了地域作家的优势。”在同为毕节籍的青年作家曹永眼中,若非很勤奋,写作量和阅读量都很大,“这点从他的小说里能感受得到”。

互动阶段,若非针对观众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提问进行了回应。“写下个人,就是写下时代。”“写不了就读,读累了就写。”一句句金句式的回答,赢得阵阵掌声。



### 人物名片

若非,毕节大方人,穿青人,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五届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山花》《青年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曾获尹珍诗歌奖、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鹰奖”。已出版长篇小说《花烬》、诗集《哑剧场》等作品八部。



分享会现场。

·新作 述评

### 《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

## 重返历史现场 揭秘武道哲思

1967年,秦彼得在《星际迷航》片场偶遇李小龙。这是两个香港人在异域他乡的第一次相遇,两人很快产生文化血脉的共振——在香港长大且曾在同一所中学就读;少年时期均研习咏春拳,李小龙师承叶问,秦彼得师从叶问弟子徐尚田。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命运让两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李小龙曾主动邀请经济拮据的秦彼得免费学习截拳道:“下周三天来我家,我会以朋友身份亲自指导你。”秦彼得带着李小龙生前颁发的最后一份“截拳道证书”,可谓李小龙最后的门徒。并在李小龙去世后成为六大抬棺人之一。他撰写的《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一书,日前译介为中文出版。

作为李小龙亲自颁发截拳道证书的“最后门徒”,秦彼得这样解释:“与传统武术学校通过颁发等级来建立层级不同,李小龙仅颁发了少数个人证书,以确认直接亲授的教学关系。这并不是为了构建权威体系,而是为了认可个人的经验和信任。虽然李小龙反对僵化的结构,但他对教学内容的完整性有着深刻的责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映射了李小龙自己‘无为而为’的哲学。”

书中透露,李小龙经常说“我不能教你,我只能给你看”,并强调学习是一段个人旅程。他的方法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使武术更加开放、适应性强和个性化,也使得秦彼得与李小龙的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师徒或者朋友间的拘束,做到了真正向对方打开自己。

不同于其他弟子,秦彼得与李小龙的交流始终以粤语展开。他们在深夜畅聊金庸武侠、切磋《射雕英雄传》的侠义精神,甚至共同研究《三国演义》中的战略思维。李小龙曾坦言:“尽管我们都是中国人。”这种文化共鸣让秦彼得成为极少数能触及李小龙精神内核的见证者。

书中首次系统梳理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体系。秦彼得指出,李小龙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预言了综合格斗的诞生:“截拳道不过是个名称,真正要打破的是传统桎梏。”在私家后院,李小龙用橄榄球护具改造“踢盾靶”,要求弟子用身体感受“被汽车撞击”的冲击力;他独创的“牛鞭摆训练法”,

通过五球连击演示力量传导,解释为何侧踢“从脚踝到指尖的肌肉协同发力”;他通过拉丁舞节奏训练,击剑步法研究和电影慢动作分解,将反击速度压缩至0.2秒。李小龙摒弃所有套路,要求弟子“当对手肩膀微动时,我的脚已封住其膝关节”。在《龙争虎斗》拍摄现场,他仅用11秒就击晕空手道世界冠军鲍勃·沃尔,摄像机甚至无法完整捕捉其动作轨迹。

这些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震撼武术界。当传统门派还在争论“南拳北腿”时,李小龙已提出“综合格斗”的雏形。就如同李小龙常说的哲学理念一样,一个优秀的武者应该像水一样,放入杯中你就是杯,放入海中你就是海。不要拘泥于规则、套路、传统,而是打开自己,海纳百川。李小龙的一生,经历过各种歧视。沦陷的香港在日本的铁蹄践踏之下,华人备受欺凌。战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又让李小龙的欧亚混血成了他的原罪。当李小龙来到好莱坞,各种有形无形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如影随形,他曾因拒绝丑化华人形象,被雪藏整整两年。李小龙去世后,他的遗孀琳达在整



理遗物时发现了李小龙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我,李小龙,立志成为美国首位收入最高的东方超级巨星。”但李小龙的志向远不止于此,他渴望通过武道之美,将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该书是一部名人回忆录,作者重返历史现场,为读者提供了有关李小龙及其武道艺术的生动印象,更是一部揭秘李小龙武道哲思、记录华裔文化突围的精神史诗——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述:“真正的功夫,从不是飞檐走壁的神话,而是一个武者如何在偏见中保持尊严,在局限中创造无限。”这或许正是李小龙留给世界最珍贵的遗产。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图

### 主题书坊

## 阅读东魏、北齐四十三年

特约撰稿人 绿茶

2025年头三个月,因为想搞清楚“磁县北朝墓群”之东魏和北齐的皇家墓葬历史,读了不少与东魏北齐相关的书籍,虽然东魏只有十六年(534年—550年),北齐只有二十七年(550年—577年),两个王朝加起来才四十三年,但历经一千四百多年的时光流变,这个“坑”可谓深不见底。

今天就来分享东魏、北齐四十三年间的一些故事吧。首先,梳理一下近期读过的“北朝之书”。

《魏书》北齐魏收撰,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北魏道武帝建国(386年),至东魏禅代(550年)共一百六十四年历史。全书一百三十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天保二年(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命书令兼著作郎魏收编写魏史,天保五年(554年)完成。

《魏书》在后世一直争议很大,被称为“秽史”。魏收此人品格有失,既是才华横溢的文人,又是趋炎附势的官僚。他借修史酬恩抱怨,凡自己祖先姻亲,“多列史传”“饰以美言”,对北齐高欢家族更是极力歌功,甚至收受尔朱家族贿赂,对尔朱荣屠杀北魏士族两千余人的“河阴之变”塑造为“定乱功臣”。

尽管如此,《魏书》的贡献仍不容忽视,它是记录北魏王朝史最详尽的资料。唐代李延寿编纂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节录自《魏书》。其首创的《官氏志》《释老志》为后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宗教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也因此,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说:“收之书秽,然无收书,则魏事湮矣。”

《北史》唐李延寿撰,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北魏道武帝建国(386年),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共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

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的治史经历有点像太史公马迁和父亲司马谈,都是父业立史修史,未能完成遗愿,子承父志。李延寿官位不显,主要承担唐朝官方修史工作,先后参与了《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太宗政典》等的编撰。并历时三十年,独立完成《南史》《北史》。

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因史料剪裁得当、叙事连贯而为后世所重,司马光曾评价为“近世之佳史”,欧阳修也对其大加赞赏,并在其编撰的《新唐书》评价“颇有理,删落繁辞,过本书远甚”。《南史》《北史》为研究南北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系统的史料,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二十四史之一。上起东魏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东魏建立,中经武定八年(550年)魏齐禅代,为北齐天保元年,截至承光元年(577年)北齐为北周灭亡。全书共五十卷,有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李百药也是史学家出身,其父李德林历经齐、周、隋三朝,在北齐时就参与国史的编写,完成《齐书》二十七卷,入隋后扩充为三十八卷。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编修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父亲《齐书》的基础上,并参考王劼的《齐志》等,于贞观十年(636年)完成《北齐书》。

《北齐书》到北宋时李百药原文仅剩十七卷,其余为后人根据《北史》和其他史料补全。李百药对北齐君主的权谋、野心、昏庸、残暴,都有挺不客气的描写,尽显其“以霸代王”的特性。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则说《北齐书》过度渲染北齐君主的荒淫暴虐,有失公允。残缺的《北齐书》尽管不全,尤其是后世补修导致有些史实互相矛盾,但总体来说,这是一部“文史兼修”的典范,是研究北朝历史的核心文献。

《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王怡辰著。东魏北齐两个小朝代,疆域仅限华北,国祚短短四十三年,但却是从北魏到隋,鲜卑化过渡到汉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汉化、土族化、私有化的风气,与胡化、反阶级、半农半牧的部落习俗有着强烈的冲突,并且在冲突中慢慢形成新形态的机制,进而过渡到隋唐制度。本书深入还原当时的政治权力与利益真相,厘清长久以来受到政治冲突观念而曲解的真实现象。从高氏的崛起东魏的四大派系,到北齐前期的军政分治,再到后期的恩威政治,持续的政争最终导致北齐灭亡。



《两魏周齐战争中的河东》宋著。两魏周齐,持续争端,战争不断,你进我退,此起彼伏,最终以北周灭北齐告终。

东魏与西魏(534年—550年)时期,先后有沙苑之战(537年)、河桥之战(538年)、邙山之战(543年)、玉璧之战(546年)等主要战役;北齐与北周(550年—577年)时期,先后有邙山之战(564年)、河阴之战(575年)、平阳之战(576年)、郟城之战(577年)等主要战役。最终,在577年的晋阳之战和信都之战后,北周平定北齐。

战争的核心目的,均围绕河东要地,河东可谓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本书通过对河东地区的全面考察和战争史料的细致梳理,深度呈现了两魏周齐争霸中的“河东地理枢纽”,对认识两魏周齐的历史、军事、地理等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磁县北朝墓群出土碑志集释》马志理、冯小红、崔冠华编。“磁县北朝墓群”为东魏北齐皇室和贵族墓葬,有134座。这些墓穴遭遇多次偷盗,文物流失,墓志流出。本书收录碑志八十六方,据编者考证,均出土于“磁县北朝墓群”,其中多数为盗墓所出,有部分系考古挖掘所得。

八十六位志主中,只有二十八位在正史中有传、附传或简记,尤其珍贵的是,有二十六方北朝女性墓志,其中只有高欢妻周氏茹茹公主和韩智辉在《北史》中有简传,其他二十四位女性,这方墓志就是留给我们的全部信息。

编者对每方墓志的诠释由题解、拓片、录文和注释组成,提供清晰的史学与文学信息,为我们了解北朝墓群提供了权威的学术标准。

《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罗新主编。过去二十年间,罗新和比他年轻一辈的学者在解读墓志时,惊喜地发现有很多北朝女性墓志,她们被遗忘了多年,所幸,这些墓志给了她们重生的机会,借由学者们的研究,重新被我们看到。她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际遇。罗新老师说,中国古代女性是排制度性排除在历史之外的。

该书收录了十一篇文章,既有元氏皇族公主,也有贵族女子,还有蛮族领袖之女,以及比丘尼,甚至还有北方柔然的生命,却几乎不见于历史,她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她们的故事值不值得被讲述?这本书,打捞这些遥远的北朝女性,努力讲出她们的人生故事,以及她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曼妙身姿。

此外,我近期还读过或在读南北朝时期其他著作,对进一步认识东魏、北齐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有罗新的《漫长的余生》,李凭的《北魏平城时代》,李贞德的《公主之死》,侯旭东的《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毛汉光的《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吕春盛的《华丽的贵族时代:魏晋南北朝史》,王壮弘、马成名的《六朝墓志集要》……随着阅读的展开,“坑”也越来越深,要读的书越来越多,且慢慢读之。

